



心中的灯

□洪德斌

一个人只要心中亮着灯,即便眼前暗淡无光,生活也可以阳光灿烂。这是舒展给我的启示。

舒展五十多岁,是一位盲人作家。一说到盲人,我就会想到《二泉映月》,想到阿炳以及他脸上挂着的忧郁。但舒展不同,他性格爽朗,声音洪亮,脸上总是洋溢着微笑。

与舒展在区作协相识,久了,渐渐就知道了他的一些往事。他自幼酷爱文学,初中毕业后辍学回乡,繁重的农事劳动之余,如饥似渴地阅读文学书籍,醉心于文学创作,并萌生出一个作家梦。为了逐梦,他曾动员父亲卖掉家中牯牛,凑足学费,远赴西安参加文学创作培训班。他天生弱视,长期的阅读和写作,使他的眼疾逐渐加重。父母忧虑,千方百计阻拦他,他却偷偷把电灯拉进被窝里读写。无奈之下,父母一狠心,将他创作的几大包文稿付之一炬。他心痛至极,但能理解父母的良苦用心。三十多岁,一场感冒,导致他的眼睛彻底失明,生活一下子坠入黑暗和困顿之中。他开了一家盲人按摩店维持生计,但他对文学的热爱仍痴心不改。

失明之后,他是如何创作的呢?当我向他问起这样的问题时,他毫不避讳,反而一说就停不下来。眼睛失明之初,不能写字,他心中焦急。妹妹善解人意,主动做了他的“眼睛”。他一旦有了灵感,就用嘴巴说出来,妹妹则用笔记下来。可妹妹也不能整天陪在身边,如果妹妹上班去了,灵感一来,便没人帮他记。待妹妹下班回来,再想起,却早已忘干净了。为此,他很苦恼。

后来,经人招,他买了一部小灵通。灵感来时,他一边说,一边用小灵通录下来。那时,他常给区文联主席戚万凯主编的《巴南文艺》投稿。他投稿的方式很特别,先给戚主席打电话,电话接通后,再打开小灵通将先前录好的作品,听一句,对着电话念一句,电话那头的戚主席则耐心记录,并随时提问是哪个字,要不要提行等。待一篇文章或一首诗全部记下来了,戚主席再复述一遍,以防记错。无误后,他俩又一起商量如何修改。

这种投稿方式持续了十多年。每每谈起这些往事,舒展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舒展说:“如此投稿,于我,实属无奈,于戚主席,则是不厌其烦的宽厚之举。”舒展懂得感恩,一直把戚主席视为文学路上的恩人,呵护文学梦想的仁者。

如今,手机有了语音提示功能,舒展手持一部手机,不需别人的帮忙,就可独自创作,方便多了。我曾见过他用手机写作,打开文档,一个字一个字地打,再根据语音提示,一个字一个字地选,选错了,还要删除或撤回。短短十几个字的一句话,常人只需几秒,他却要花四分钟。我不禁感叹,舒展却十分满意。近年来,他在《脊梁》等报刊发表的几十万字作品,还有约十万字未发表的作品,都是这么打出来的。难以想象,这需要付出多少时间和汗水,需要多么顽强的毅力支撑!

一路走来,舒展不以为苦,还乐在其中。他说,文学不仅给了他梦想,更成为他心中的一盏灯,他用四十多年的时光,点亮这盏灯,守护这盏灯。这盏灯照亮心灵,照亮他前行的路,也让他 在黑暗之中“看见”生活的斑斓多姿。

(作者单位:重庆市巴南区财政局)

偶遇百寿夫妻

□袁勇

怎么也没想到,炎炎夏日,蝉鸣声声,我本只是躲进那片苍翠草香翻卷的黑山,消夏纳凉,以寻得一份听风穿林、枕露而眠的静穆与蕴藉,却遇到一场罕见的惊喜。那天午后时分,一阵愉悦的《迎宾曲》和着人们的欢声笑语,突然在寂静的上天池响起。我情不自禁地循声而去,远远看见三三两两的人,陆续进入A幢一楼大厅。

我在C幢暂居有些天了。平日里,这些几乎深藏于山巅的云上山庄,只有避暑休假的人们,鲜有他人问津,今日为何如此热闹?从那扇敞开的大门中,隐隐约约看到一对精神矍铄的老人,正被众人簇拥着拍照合影,老人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我怀揣着满心的好奇,也轻轻迈进那扇神秘的大门。

偌大的厅堂,座无虚席。主桌正中,两位老人格外惹眼。老爷子约莫一米七的个头,身材匀称,一袭白色短袖衬得身姿挺拔,满头银发一丝不苟,自带一股硬朗气场;身旁的老奶奶微胖,花白头发浓密柔顺,粉红色上衣配着浅色裤子,瞧着十分喜庆。这对老人脸上不见褶皱,老年斑也寥寥无几,满面红光的模样,实在让人猜不出真实年纪。

“夫妻双百寿,岁月酿温情。”一位年逾花甲的男子手持话筒稍作停顿,随即难掩兴奋地宣布:“今天,咱们这些萍水相逢的临时邻亲,自发为陈立德、谢坤维二老筹办的双百岁寿典,正式开始!”

哇,两位老人竟都已是100岁高龄!

我心头一热,快步走到二老跟前,躬身道贺。两位老人立刻坐直身子,脸上漾开满满的笑意,那是百年岁月沉淀的从容与骄傲。陈老思路清晰,说话语速缓而稳:“多谢各位有心人!咱们本是陌路,却待我们亲如家人。”

此时此刻,浓浓的敬老爱老氛围比盛夏还火热。是啊,小区虽小,情义最重,邻里之间、大事小事、言谈举止均透着一股子

暖心的和谐。住在斜对门的陈阿姨介绍说,两位老人从中心城区到这儿避暑,有3个年头了。谢奶奶老家永川,财会专业毕业,长期在从事财务工作至退休。如今,期颐之年,饮食起居依然能够自理,也很健谈。81岁的陈阿姨只要有时间,就去陪她聊天打牌,输赢10块钱,谢奶奶都特开心。

二老寿星双百岁,就像一部经典电影,历久弥新。百年里的故事,犹如蒙太奇一样不断地闪回、不断地放映着精彩篇章:76年前,祖籍杭州的陈立德,正值沪上大三求学之时,当刘邓大军挺进大西南的消息传来,他毅然投笔从戎,随军跋涉千里,进驻重庆……从青春少年到白发苍苍,他用一生参与并见证了重庆数十年的发展变迁。

陈老年轻时,业余生活过得有声有色,吹拉弹唱样样拿得出手。退休后,他更是紧随时代步伐,手机、电脑玩得溜熟。虽然已是百岁高龄,近年还有些耳背,但依旧每天坚持上网查资料、看新闻,精神十足;一楼院坝或小区树林,也常见到他散步锻炼的身影。

“不怕你见笑,当年啊,就图他人品好,还不抽烟,没有什么不良嗜好。”说起和陈老的婚姻,谢奶奶笑得眼睛眯成了缝,眉眼间都流露出满意与知足。

这对双百岁夫妻在当地被视为罕见,二老育有一女一子,家庭和睦,目前四世同堂。我特意问老人家有何养生秘籍,谢奶奶摆摆手说:“没什么讲究,主要是心态平和,相互谦让,饮食随意,少吃辛辣。”谢奶奶这种生活态度,令我满心触动,感慨良深。

人们齐声高唱《祝你生日快乐》,悠扬的歌声在大厅蔓延开来,久久萦绕不散。这场不期而遇的温暖,忽然让我懂得,原来真正的浪漫与幸福,不是山盟海誓的表白,而是一生的陪伴与坚守,把平淡的生活写进日常。

(作者系重庆市散文学会副会长)

我爱土豆

□陈利民

年少时,我随同父母在大巴山区生活,那是缺盐少油的贫困年代,即便如此,母亲尽量把家里日子过得舒心。她利用空闲时间养鸡鸭,种蔬菜,从工地下班回来还采了一把黄灿灿的野菊花,插在玻璃花瓶里。

母亲种的蔬菜有青椒、四季豆、丝瓜、豇豆、番茄等,但大多是土豆。每年开春不久,母亲就在屋后的斜坡上,锄杂草,开荒地,挖地窝,施底肥。她按土豆母种萌芽的位置切成方块,有的母种两三枚芽,有的四五枚芽。切好的方块再裹上一层木材灰,每个地窝里放一枚土豆种子,盖上泥土即可。几天之后,那块斜坡就争先恐后地冒出许多淡黄色的嫩苗。过了一周,土豆苗蹿到半尺高,油绿绿地随风飘动。一月之后,苗壮成长的土豆苗每枝都开着三五朵金黄色的小花。母亲说:“这个时候要给苗子催肥。上面开花,下面结果。”到了收获的季节,母亲前面扛着锄头,我端着簸箕跟在后面。每一株土豆苗下面都会挖到三五枚白生生的土豆。

土豆的确是很实用的食材,既可以作主食,也可以当蔬菜。母亲常常把土豆切成丝,或切成片,配合青椒一起炒,起锅时舀一勺镇江香醋,特别下饭。在那个物资贫乏的年代,用土豆打底焖饭,的确能解决果腹的问题。

我最爱吃母亲做的土豆泥。母亲先将一锅土豆煮熟,趁热再将土豆捣碎成泥,用菜油在铁锅里将土

豆泥翻炒,加少许的盐、辣椒面、花椒面、葱花。每一次,我都会吃两大碗土豆泥。

汪曾祺是一位土豆专家,他早年下放到张家口一所农科院劳动,就开始接触培植土豆,后来画了一部《中国马铃薯图谱》。他在散文《马铃薯》中写道:“有一种味极甜脆,可以当水果生吃。最好的是‘紫土豆’,外皮乌紫,薯肉黄如蒸栗,味道也像蒸栗,入口更为细腻。”土豆居然可以当水果生吃,看来我孤陋寡闻了。

周作人也是一位美食家,他在《外国来的菜蔬》文章里评价土豆:“近时从外国来的有马铃薯,北方名土豆……却没有多大势力,大概因为未曾平民化的缘故。马铃薯本来有用,但有芋头与白薯在和它竞争,做菜不如芋头。做点心则不及白薯,其不得意也是当然的吧。”看来,周作对这个外来的“不速之客”并不看好。

我自己爱做一道菜,就是牛肉烧土豆。牛肉切小坨,配上老姜、花椒、郫县豆瓣大火爆炒,再加高汤以文火慢炖,同时加三柰、八角、桂皮、茴香等调料。牛肉七成熟之时,倒进土豆,焖煮十分钟即可。牛肉有土豆的清香,土豆有牛肉的美味,二者相得益彰。

因为母亲的缘故,我至今偏爱土豆。年少学画画时,还曾经素描过一堆土豆,只是一边细心地画画,一边幻想火堆灰里的烤土豆。

(作者单位:重庆日报)



能懂的诗

稻浪在田野翻滚

□李黄英

八月的田野是一张宽大的信笺
稻穗举起金色的笔
写下许多成熟饱满的诗行
谷粒把清香藏进壳里
像顽皮的孩子
从田埂跑向院坝

镰刀嚓嚓挥动着
夏天的时光被一点点收割
麻雀叽叽喳喳闹着数着
替我清点漏掉的童年往事
远处的晒谷场,摊开了
一个季节的全部收获

我站在田埂上
任凭思绪和稻浪一起翻滚
只觉得心里有一块地方
被回忆温柔填满

像母亲搂紧稻穗那样
我将这熟悉的丰收的喜悦
紧紧抱在怀里
(作者系重庆市散文学会会员)

站台(外一首)

□周雪

人潮里,涌出一个个站台
斑驳的脚印
撰刻着日出与尘埃

嚼着母亲的唠叨
扛上父亲的背影
将骄傲摔碎
攥着玫瑰,闯过荆棘的隘口
和着泪水,在雨夜徘徊

站台的风口,闪过片片信笺
时光的使者,织成密密的秋天
在这悠长的路口
题材无限

那是飞扬的青春
也是涨红的脸
起点和终点
从来都不曾改变
零星的白发
姗姗来迟

一张张老照片
贴在,站台上

远方

月牙露出小尖尖
你独自留白
猜不透的结局
像极了不甘心的人生

炎热的夏天
连啼哭都变得多余

物质的流动
从一处到另一处
在交换,也是守恒
死去,更是新生

让感官暂时退场
在缄默中找到答案
此消彼长
情绪,早已习惯

生活的盐,在云中消散
不要着急,也不用追赶
让笑变成笑,让哭变成哭

只要,伏在大地的脊背上
拧燃一盏,脚踝的指针
磨出血泡来
未来,就会悄悄发芽
(作者系重庆市杂文学会会员)